

父与子



[俄] 屠格涅夫 著
黄伟 经译

FUYUZI 山东文艺出版社

父 与 子

[俄] 屠格涅夫 著

黄 伟 经 译

山 东 文 艺 出 版 社

И. С. ТУРГЕНЕВ

ОТЦЫ И ДЕТИ

本书根据苏联国家文艺出版社出版的
《屠格涅夫文集（十二卷集）》第三卷莫斯科
一九五四年俄文版译出

父 与 子

〔俄〕屠格涅夫 著
黄 伟 经 译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9印张 2插页 200千字

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600

书号 10331·128 定价 1.95 元

《父与子》序

魏荒弩

屠格涅夫是第一个拥有全欧乃至全世界影响的俄国作家。他的不朽的艺术魅力早在二、三十年代即已赢得我国知识界的喜爱。我们从他的六部长篇小说看到俄国社会生活的整整一个时代，构成十九世纪俄国从封建农奴制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一部艺术编年史。他善于发现和描写新的社会现象，有着现实主义艺术家所特有的洞察力。他的充满激情、富有诗意的少女形象，他的清丽淡雅的风景画，他的简洁而紧凑的结构，凝炼而细腻的艺术风格，“芳香扑面”的优美语言，以及自然而隽永的抒情笔触等艺术特色，我看即使在世界文学中也是罕有其匹的。

屠格涅夫的作品，自本世纪初被介绍到中国以来，对我国新文学的诞生和成长都产生过积极的影响，我国的著名作家和翻译家如鲁迅、瞿秋白、郭沫若、郁达夫、茅盾、郑振铎、耿济之、巴金等对屠格涅夫几乎都有所论述，甚至还译过他的作品。到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不仅大量翻译屠格涅夫的著作，填补了一些空白，而且对他的作品的研究也逐渐重视起来。去年在厦门举行的纪念屠翁逝世一百年的学术讨论会上，一次就提出了皇皇论文六十多篇，便是有力的证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进一步繁荣和发展我国的文学翻译事业，我国新起的

一代译者近来开始注意到根据原著对他的创作进行重译的工作。我认为这是个好现象。这样，不仅可以打破译事停滞、译本老化的局面，而且还可以大大促进翻译质量的提高。何况在我们这个十亿人口的大国，一部名著多出几种各具特色的译本，听凭读者去选择，又有什么不好？！这不是更有利于世界名著在中国的传播吗？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对黄伟经同志重译屠格涅夫的《父与子》等名著表示支持和赞赏。他的译笔忠实，态度严谨，我希望他能译出一套比较完备的屠格涅夫选集来。

《父与子》是屠格涅夫作品中最重要的一部，同时也是争论最多的一部长篇小说。它自一八六二年发表以后，便在俄国各阶层中引起很大震动，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主要是围绕着主人公巴扎罗夫争论不休，而这一争论一直延续至今，不仅在苏联，甚至不久前在我国还掀起一个小小热潮。这恰恰说明这部歌颂革命民主主义者、鞭挞贵族自由派的力作影响之大。时隔一百二十二年，今天我们重读这部小说，仍能感到历史风云的变幻和过去时代脉搏的跳动，以及各色人等的心理与性格，和作家炽烈的真实情感。从而使人深深感到，《父与子》有着永不衰竭的生命力，有着无可争议的历史认识价值和艺术鉴赏价值。

的确，在屠格涅夫的全部小说中，就其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而言，《前夜》和《父与子》是杰出的两部，是他的创作的顶峰。这两部长篇小说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屠格涅夫敏锐地捕捉到时代的精神和要求，他不仅第一个把“新人”英沙罗夫带进俄国文学中来，而且还把“俄国的英沙罗夫”——巴扎罗夫推上了生活的舞台，从而反映出俄国社会运动必然要由新的

平民知识分子活动家来推动的发展趋势。特别是对巴扎罗夫这个典型的塑造，更加证实了屠格涅夫对社会意识动态有着深为杜勃罗留波夫所赞叹的那种非凡的敏感。他独具慧眼，发前人所未发，把平民知识分子引进了俄国文学，遂使“多余人”的画廊在他的面前黯然失色，在俄罗斯文学史上产生了划时代的意义。

巴扎罗夫是当时俄国进步青年的典型，正如皮萨列夫所说：“巴扎罗夫是我们年轻一代的代表，他身上集合着那些零零碎碎散布在群众中的特点。”在他身上体现了一代青年的忧愤和向往，他使人深信，未来是属于“新人”的，而不是正在退出历史舞台的贵族。卢纳察尔斯基对巴扎罗夫的评价是令人信服的：“正因为巴扎罗夫完全鄙视无谓的空谈和多余的人们，他的双脚站得很坚实，所以你们可以感觉到，这个人不是多余的人，这个人是俄国很需要的人，无论他完成什么样的任务，他都能用自己坚强、能干的双手去切实地解决它。”

但文学创作毕竟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屠格涅夫作为一个坚持自由主义立场的贵族作家，何以会违背本阶级的意愿，竟然写出这样一部鞭挞贵族阶级、歌颂先进青年的作品呢？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屠格涅夫在《关于〈父与子〉》一文中写道：“准确而有力地再现真实和生活的现实，是文学家的最大幸福，即令这个真实同个人的喜爱并不一致。”他在给德鲁日宁的信中又说：

“力求公正，力求完全真实，这是我应感谢大自然赋予我的为数不多的美德之一。”这些经过长期深思熟虑的经验之谈，是作家坚持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的内心剖白。屠格涅夫是贵族作家，但同时又是一个现实主义大师。他在《父与子》中对基

尔萨诺夫一家的描写，在客观上确实批判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贵族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表现了这一思想体系的必然要崩溃；通过对巴扎罗夫这一形象的塑造，也确实歌颂了革命民主主义者，哪怕他并非所愿。这种艺术的真实，即使“同他个人的喜爱并不一致”，但这是不以作者的主观意愿为转移的。屠格涅夫在谈到他的主人公巴扎罗夫时曾说：“这个形象一经确定，便跃然纸上，十分清晰，以致进入了生活，并开始按照独自的心意行动起来。”总之，《父与子》的获得成功，充分表现了屠格涅夫艺术创作上的巨大概括力，是“实际材料的强大力量战胜了艺术家的个人专断”（高尔基语）的结果，是一曲艺术真实的凯歌，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胜利。甚至可以说，《父与子》等小说的出现，标志着俄国现实主义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成熟的阶段。

正如有的论者所说，《父与子》虽然描写了俄国“民主主义对贵族政治的胜利”（用作者屠格涅夫的话来说），而且在表现俄国民主义平民知识分子方面，巴扎罗夫的形象是一个新的重大突破，但屠格涅夫终于未能在巴扎罗夫的形象中体现革命活动家的典型特征。这一形象本身的矛盾，是由屠格涅夫的政治理想比他的同时代人——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政治理想落后所决定的，正好是屠格涅夫世界观矛盾的体现。因此，我们说，屠格涅夫为俄国文学塑造了“第一个正面的新人典型”，却未能使巴扎罗夫成为世界文学画廊中的一个不朽形象。

但我们还是要说，尽管如此，《父与子》仍不失为一部富有时代特色的世界文学名著。

一九八四年六月三十日，北京西郊

纪 念

维萨里昂·格里戈里耶

维奇·别林斯基

“怎么样，彼得？还没有看见？”一八五九年五月二十日，一位四十岁挂零、身穿蒙有灰尘的外衣和方格条纹裤子的老爷^①，没有戴帽子，一边向某公路上一家客店^②低低的台阶走去，一边向自己的仆人——一个两颊丰满，下巴上有白白的小绒毛，有一对呆板的小眼睛的年轻小伙子问道。

这仆人的浑身打扮——一只耳朵上系着绿松石耳环，搽了油的杂色头发，以及彬彬有礼的举止，总之，一切都显示出这是个属于最时兴的改良一代。他马马虎虎地顺着路上望了望，接着回答道：“什么也没有，老爷。没有看见。”

“没有看见？”老爷重复问道。

“没有看见，”仆人再次回答说。

老爷叹了口气，坐到一张小板凳上。趁他在弯着小腿坐着，若有所思地不时向周围看看的时候，让我们把他介绍给读者认识吧。

他叫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基尔萨诺夫。他在离小客店十五俄里^③处有一份二百个农奴的领地，或者按照他的说法——

① 帝俄时代，仆人对贵族地主的称呼。

② 这种客店可以停放旅客的马匹车辆。

③ 一俄里等于一·〇六公里。

自从他给农人们圈定土地和筹办“农场”的时候起，有二千俄亩^①土地。他的父亲，一个在一八一二年打过仗^②的将军，虽然是个识字不多的老粗，但却是并不很坏的俄罗斯人。他一生都干着自己枯燥乏味的差事，起初当旅长，后来当师长，经常驻扎在一个省里，他在那里由于自己的军衔而成为相当重要的人物。跟自己的哥哥巴维尔一样（以后会读到他的），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出生在俄罗斯南部，十四岁以前在家里受教育，接触的是一些平庸的家庭教师，一些放肆而又奴颜婢膝的副官，和其他一些团的参谋部的人员。他的母亲是科利亚津家族里的千金，出嫁以前叫阿佳特^③，但作了将军的妻子后叫阿加福克列娅·库兹明尼什娜·基尔萨诺娃，是属于所谓“司令官太太”一类人物，经常戴着华丽的包发帽和穿着窸窣作响的丝绸衣服，在教堂里常常第一个走到十字架跟前，说话声音响亮而且滔滔不绝，早晨让孩子们吻她的手，晚上照例给孩子们祝福，——总之，她生活得称心如意。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不但不具备勇敢的特点，而且还得了个“胆小鬼”的外号，但他作为将军的儿子，象哥哥巴维尔一样，一定要去服兵役；可是，就在他的任命通知到来的那一天，他跌断了一条腿，于是在床上躺了两个月，一辈子成了个“跛子”。父亲对他不再抱什么希望，只好让他向文职方面发展。他刚到十八岁，就把他带到彼得堡，安排他进入大学。顺便说一下，他哥哥就在那个时候当上了近卫团里的军官。两个年青人开始共住在一所住宅里，置于母亲娘家的堂舅舅、一个叫伊里亚·科利亚津

① 一俄亩等于一·〇九公顷。

② 指参加了一八一二年抵抗拿破仑入侵俄国的战争。

③ “阿佳特”原文为法语：Agathe。意思是玛瑙。

的高级官员不算密切的监督下。他们的父亲回到自己的师部和自己的夫人身边，只间或给两个儿子寄去用四开的大张灰色纸写的便函，上面写满了粗大的书写体笔迹。在这些四开大信纸的末尾，赫然写着周围加了“弯弯曲曲花边”的名字：“彼得·基尔萨诺夫 陆军少将”。一八三五年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离开大学时获得候补博士学位，也是在那一年基尔萨诺夫将军由于阅兵不称职而被迫退役，带着妻子来到彼得堡赋闲。他在塔夫利奇花园附近租了一所房屋，报名参加了英国俱乐部^①，可是却突然中风死去。阿加福克列娅·库兹明尼什娜在他死后不久也跟着去世：她不能习惯沉闷的首都生活，丈夫赋闲的痛苦也折磨着她。同时，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还在父母生前也使他们颇为伤心，由于他爱上了一个小官、他的旧房东普列波洛文斯基的女儿，一个所谓容貌可爱、很有修养的少女——她经常阅读杂志上“科学”专栏里严肃的文章。丧期刚刚过去，他就同她结婚，放弃了靠他父亲的情面谋到的皇室地产部的职位，同自己的妻子玛莎一起享福去了。起初住在林业学院附近的一座别墅里，后来住进城里一所有干净的楼梯和通风的客厅、小巧而很漂亮的住宅，最后——搬到乡下，终于在那里定居下来。而且在那里他不久就生了个儿子，名叫阿尔卡季。夫妇俩生活得很舒适，很平静：他们几乎从来没有分开过，一块儿读书，四只手一起弹钢琴，一起唱二部合唱；她种花和照料家禽，他有时出去打猎，也料理家务，而阿尔卡季也在快活和平静中成长起来。象梦一般过了十年。一八四七年基尔萨诺夫的妻子去

^① 英国俱乐部——这是显要的贵族们为了晚上消磨时间而聚会的地方。他们在这里消遣，阅读最新的报纸、杂志，交谈政治新闻和看法，等等。举办这类俱乐部的风气是从英国传来的。俄国于一七七〇年开始出现第一个英国俱乐部。

世。他差一点不能经受住这个打击，几个星期头发就开始变白了。他打算到国外去，哪怕稍微解脱一下也好……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一八四八年来临了^①。他不得不回到乡下，在一个相当长时间无所事事之后，他着手研究农业生产上的改革。一八五五年他把儿子送进大学，跟他一起在彼得堡度过了三个冬天。他几乎什么地方都不去，倒是尽力设法认识阿尔卡季的年青的同学们。第四个冬天他没能来了，——就在这一八五九年的五月里，我们看见他已经头发全白了，身体胖胖的，已经有点驼背。他正在等候着象他自己当年得到学位那样已经得到候补博士学衔回来的儿子。

仆人出于礼貌的关系，也许是不想在主人眼皮下呆着，就走到大门下边，抽起烟斗来。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低下头，开始望着那破旧的台阶：一只肥肥的小花鸡稳健地迈开它的黄色的肥腿，沿着台阶上下走来走去；一只肮脏的母猫装腔作势地蜷伏在栏杆上，正在不怀好意地瞄着他。太阳晒得厉害。从客店半明半暗的穿堂里，送来烤黑麦面包的气味。我们的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已经想得入神了。“儿子……候补博士……阿尔卡沙……”他脑子里不断地翻来覆去地想着。他试图想些别的什么，可是那些想法又转回来了。他回想起已故的妻子……“她没有等到啊！”他悲戚地低声道……。一只肥肥的、瓦灰色的鸽子飞到大路上，急急忙忙地走向水井旁边的一处小水洼去喝水。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刚刚在望着它，而他的耳朵就已经听到了正在驶来的车轮的响声……

“他们好象正在驶来，老爷，”仆人从大门下边跑来报告

^① 一八四八年，法国发生了二月革命。沙皇尼古拉一世害怕法国革命的影响，曾下令禁止人们出国。

说。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跃起身，急忙把眼睛顺着大路望去。出现了一辆由三匹驿站马拉的四轮马车。在四轮马车里，一个大学生的制帽的帽舌，一个熟悉的亲爱的面孔的轮廓闪现了一下……

“阿尔卡沙！阿尔卡沙！”基尔萨诺夫一边喊着，一边跑起来，挥动着两只手……几个一眨眼工夫，他的嘴唇已经紧贴在年青的候补博士那没有胡子的、沾有灰尘和晒黑了的脸颊上。

二

“让我拍掉身上的灰尘吧，爸爸。”阿尔卡季一边用由于旅途奔波而变得有点干哑然而响亮的年青人的声音说着，一边愉快地回答父亲的抚爱，“我把你身上都弄脏了。”

“不要紧，不要紧。”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反复地说道，大为感动地微笑着。接着伸出一只手在儿子的制服大衣领子上拍打了两三下，又拍了拍自己的外衣。“你让我好好地看看吧，让我好好地看看。”他补充说道，后退了几步，立即一边以急促的脚步向客店走去，一边说：“这里来，这里来，快些套马吧。”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显得比自己的儿子焦急得多。他好象有点儿张惶失措，又有点儿胆怯。阿尔卡季止住他。

“爸爸，”他说道，“让我介绍你认识一下我的好朋友，我在给你的信里经常提到的巴扎罗夫。他这样热情，答应到我们这里来作客。”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迅速转过身来，走到一个刚刚从四轮马车上下来、穿着带穗子的长外衣的身材高大的人前边。那人没有立即把手伸给他。他紧紧地握住那人一只没有戴手套的赤手。

“我打从心里高兴，”他开始道，“感谢您来探望我们的深情厚意。我希望……请教您的大名和令尊大名。”

“叶夫根尼·瓦西里耶夫，”巴扎罗夫以懒洋洋的、可是刚毅的声音回答说，接着翻开长外衣衣领，让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看见自己的整个脸孔。这是一张瘦长的脸，宽阔的前额，上平下尖的鼻子，一对带绿色的大眼睛，垂着的淡茶色连鬓胡子，脸上洋溢着宁静的微笑，流露出自信和智慧的表情。

“我希望，最亲爱的叶夫根尼·瓦西里依奇^①，您在这里将不会感到寂寞，”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继续说。

巴扎罗夫清秀的嘴唇微微动了一下，但什么话都没有回答，只是稍微把制帽托起了一点。他的又长又密的深黄色头发，遮不住隆起的、宽大的颅骨。

“怎么好呢，阿尔卡季？”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又转身对儿子说起话来，“现在就套好马，还是怎么啦？或者你们去休息一下？”

“我们回家去休息吧，爸爸。请你叫人套车。”

“马上叫，马上叫，”父亲答应道。“喂，彼得，听见没有？你去安排一下，小伙计，快一些。”

彼得作为一个老练的仆人，没有走上前去吻少爷的手，只是远远地向他鞠了一躬，就穿过大门不见了。

“我这里有一辆带弹簧的马车，不过也为你的四轮马车准

^① 是巴扎罗夫（姓）的名和父名。

备了三匹马。”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忙碌地说着（这时，阿尔卡季在喝着从客店女主人那儿要来的一铁勺子水，巴扎罗夫则抽起烟斗来，向正在给马匹卸套的驿站车夫走去），“不过，带弹簧的车子只有两个座位，你看，我不知道你的朋友怎么……”

“他将乘四轮马车去，”阿尔卡季小声打断说，“请你不必对他客客气气。他是个非常好的人，那么纯朴——你将会看到的。”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的马车夫把几匹马牵出去了。

“喂，快点吧，大胡子！”巴扎罗夫向驿站车夫提出说。

“听见了吧，米秋哈，”另一位在场站着，两只手插在羊皮袄后边破口里的驿站车夫附和说，“老爷怎么给你起外号的呀？确实是个大胡子。”

米秋哈只是动了一下帽子，接着从流着汗的辕马身上拿下缰绳。

“快一点，快一点，小伙计们，帮一帮忙吧，”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喊道，“会有伏特加酒喝！”

几分钟里，马匹都套好了。父亲和儿子一起，坐在带弹簧的马车上；彼得爬到赶马车的座位上；巴扎罗夫跳上四轮马车，把头靠在皮枕上——于是，两辆马车迅速跑动了。

三

“这就好啦，你终于成了个候补博士，回家来啦，”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说着，忽而摸一摸阿尔卡季的肩膀，忽而摸摸

他的膝盖，“终于回来啦！”

“伯父怎么样？身体好吗？”阿尔卡季问道。虽然他心里充满真诚的、几乎象孩子般的喜悦，但是由于心情激动，他想快点把话题转到谈日常生活去。

“身体好。他原想同我一起坐车来接你，可是不知为什么改变了主意。”

“你等了我好久吧？”阿尔卡季问道。

“是呀，等了大约五个钟头。”

“我的好爸爸！”

阿尔卡季赶快朝父亲转过身去，跟他的脸颊接了个有响声的吻。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嘿嘿地笑起来。

“我给你准备了一匹非常好的马！”他开口说，“你会看见的。你的房间也用墙纸裱糊过了。”

“那么，给巴扎罗夫也准备了一个房间吧？”

“马上想办法给他布置。”

“爸爸，请你好好招待他一番。我无法向你表白，我珍视他的友谊已达到什么程度。”

“你跟他认识不久吧？”

“不久。”

“难怪去年冬天我没有看见他。他是学什么的？”

“他的主要科目是自然科学。可是，他什么都知道。他明年就要去考医生了。”

“啊！他是医学系的，”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说罢，沉默了一会儿。“彼得，”他接着说道，伸出一只手指着前面，“这些赶车的好象是我们的农人吧？”

彼得朝主人指的方向望了一下。几辆由去掉了马衔的马匹